

## 我生活的國度

「沒有完整的孤獨，不可能有純粹的自我，創作勢必受到干擾。」這是蔣勳對梵谷與高更相遇後作品變調的看法。孤獨的意思來自於蔣勳給我的衝擊，在東方的思想文化下，孤獨帶有負面的感受，一個人若是孤獨，往往代表無父母或子女的人，無人陪伴；但在西方強調自我價值的文化下，孤獨是一種享受與自己生活的空間，而把 Solitude 分離出 sol 來看，在拉丁的原意有獨自的、獨特的，而 tude 指的是狀態，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時候，我們與自己相處的狀態下，透過自我對話，更加了解自己的想法，而創造出唯一的自己。

從國中畢業的那年，我不捨與朋友的分離，加上一人隻身前往新環境，不免感到寂寞，然而朋友在事隔多月的信中道出：通常，人越孤單的時候越想往人群裡鑽，想藉由周遭的聲音來掩蓋空虛，但聲音往往不是向著自己，只是徒增傷悲，可是，陶淵明就是因為孤獨而隱居田園，他寂寞卻不甘寂寞，如果能享受這樣的寂寞，也就不寂寞了。當年的我只是把這句話銘記在心中，直至遇上蔣勳的演講，才悟出其中道理。

幼童的我老愛橫衝直撞，跌出個大包頭才哭著找爹娘，進入青春期後，漸漸被詞藻華麗的文章深深吸引，偶爾也喜歡為賦新詞強說愁，讓自己添上一份憂鬱，可是當慢慢接觸不同人事物後，才發現當快樂時，大家與你同樂；當自己像無頭蒼蠅時，大家會漸漸疏遠你。李開復曾寫過一篇文章，

告訴已二十歲卻尚未二十五歲的年輕人，要找到除了愛情之外能用雙腳堅強站在大地上的東西。社會現實，被夾在學生與社會裂縫中的我，不得不認清了些，即使這樣，我仍想在限制之下用力過活。

每個個體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個體與個體結合後，成了社會的縮影，在社會上遇到想法不同時，難免遭致聲浪，但如何在風浪不斷的大海中筆直的走向目標，需要有強大的內心。即使被否認，我會告訴我自己：那又如何？對於未來，誰也無法預料。每一次的機會，都因天時地利人和而有不同的發展，不論成敗，這趟經驗都是我的，總要有一場我自己的生命旅程在這世上，就算失敗了，還有機會再試，因為年輕正是我所擁有的優勢，別到了滿髮蒼白，才流下悔恨的眼淚，嘆息著歲月不復返。沒試過，怎麼會知道結果？總不能在出發前就對恐懼舉白旗，我想過我的生活，我想創造出唯一的自己。

我生活的國度，由我導航。